

【阿難言。諸盲眼前唯睹黑暗。云何成見。佛告阿難。諸盲無眼唯觀黑暗。與有眼人處於暗室。二黑有別。為無有別。】

經文是接著上一次「顯見是心」未竟的意思。在前面世尊要考驗阿難，看他是不是真正明瞭這個無眼的人非見全無，佛舉了一個比喻，用這個拳頭，手握個拳頭，沒有手當然沒有拳，沒有眼是不是就沒有見？阿難的答覆，跟我們凡夫見解是相當的。而佛給他解釋，是說明沒有手畢竟沒有拳，而沒有眼不能說沒有見。佛又叫他在旅途之中要是遇到有盲人，你可以試問問看，盲人眼根壞了，你問問看他見到什麼？盲人一定會告訴你，我的眼前所見的是一片黑暗。我們凡夫總認為見明是見，不知道見暗同樣也是見。這個見是見性之見，見性在《華嚴》裡面講，我們的根身作用是盡虛空遍法界，根塵識的作用只是法性隨緣而現的幻相而已。所以這是見性之見，見性能見明也能見暗，明暗都是見，這個理懂得的人就不多。佛發明這個道理之後，在結論當中告訴他，盲人所謂前塵自暗，見並沒有虧損。上一次我們是講到這一段，同時又說出浮塵眼根能所八法。釋迦牟尼佛為什麼要舉一個盲人來做比喻？這是由於阿難代表一類的凡夫，就是沒悟的，沒有悟的凡夫免不了有執著，總是執著眼是能見、耳是能聽；換句話說，見聞覺知的作用總離不開六根。所謂根塵相接觸，識生其中，凡夫執定的就是識，我們能見的是眼識、能聽的是耳識，哪裡曉得六識並不是真心，六識並不是能見。諸位要記住這個，六識只是能分別，虛妄分別；而見聞覺知，那個能見、能覺、能嗅、能嘗、能知，是本性的功德。不要說六識沒有這個功能，就是末那跟阿賴耶也沒有這功能。總得要記住，八個

識是依他起性，既然是依他起性，它就沒有自性；換句話說，它沒有自體。它之所以能夠起作用，完全是依靠本性起的作用，離開了本性，八個識都找不到。

像這樣深的道理，如果不是世尊給我們發明，我們怎麼想也想不到。世尊雖然給我們發明，我們是不是就懂得？不會懂得，我們所懂的是皮毛上的知見。真正明瞭就叫見道，在教下講叫大開圓解，這是真正明瞭，在宗門裡面講就是明心見性，在菩薩修行階段上來講叫見道位，見道了。見道，那是什麼樣的菩薩？也是大乘圓頓的法門，圓教初住菩薩才見道。我們曉得這個道理，我們並沒有真正見道；如果一下見道，這個境界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，我們就入見道位。入見道位以後才叫做真正的修行，就是從初住到等覺四十一個位次，這叫真修行。沒有見道以前，我們這個修行，如果說得好聽一點是相似的修行，不是真修行。像這些地方我們都應當要曉得，努力往見道位上去走。這個見，真正講見道，這是很不容易說明的一樁事情，為什麼？因為我們現在都是用第六意識。諸位必須要曉得，只要你是用第六意識，你就不能夠見道。如果要想見道，一定要捨識用根，你要是一用根立刻就見道。

見道以後的境界是什麼境界？給諸位說，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不見有一少法生，不見有一少法滅，這就是平常我們講的，入無生忍的境界。一切法擺在面前，確實真相是如此，沒有一法生、沒有一法滅，不生不滅，這個時候就是見道位。見道之後會不會退失？給諸位說，不會退失，以後這個功夫才叫真精進。諸位要想到這個境界，不是到不了，到得了。一見道之後，給諸位說，生死沒有了。一切法不生不滅，哪有生死！再給諸位說，六道沒有了，不但六道沒有，十法界沒有了，這個時候你所處的是一真法界，完全入華嚴的境界。

從哪裡修起？《楞嚴經》現在所講的就是說這個道理，教給我們這個方法。「十番顯見」大主意就是告訴我們，能見的是心不是識，能見的不是識，能聞的也不是識。我們凡夫所以稱之為凡夫，出不了六道輪迴，原因就是不知道事實的真相，迷在這個事相裡，把假的當作真的，真的完全忘失掉。諸佛菩薩覺，覺在什麼地方？就是對於事實真相他完全了解。了解的淺的相是不生不滅的相，我們要以《仁王經》來講就是無生法忍；再深一層就是寂滅忍，一切萬相清淨寂滅，入到這個位次那就很深，寂滅忍是十地菩薩以上的境界，也就是法雲地、等覺跟如來果位上的境界。學佛要是學到這一層，才算是真正得受用，這一生沒有白來，無始劫以來我們解決不了的問題，在這一生得到解決，真正是法喜充滿。如果在別教菩薩是初地歡喜地，初住菩薩也是無量的法喜。希望大家努力，努力就是要用真心，一絲毫的虛假都摻不得，摻了一點假東西，就是我們自己悟門的障礙。諸位要曉得，外面什麼力量都障礙不了，佛不能障礙、魔也不能障礙，能障礙的是自己障礙了自己，古德所謂「因地不真，果招迂曲」。《楞嚴經》最大的長處就是教我們捨妄心用真心，這部經講的是最詳細、最透徹，又最有條理，層次分明，古大德都稱這部經叫開智慧的《楞嚴經》。這是把一般人的誤會，以阿難來做個代表。

由這個情形來看，盲人眼根壞了，他怎麼能看到黑暗？由此可知，要是依靠眼根而見，那是前塵分別之見，剛才講就是眼識與第六識（五俱起意識）之見，不是清淨本然的性見。前塵分別是第六識，第六識跟眼識起聯合作用，所以眼根存，識就存在；眼根壞了，眼識就生不起來。唯識裡面給我們講，眼識要九種緣才生，少一種都生不起來。盲人眼睛瞎了，根壞了，他不會生眼識，第六意識也不能夠跟眼識同時起作用。這就是講分別之見一定要九種緣具足

，而後才能夠顯見。但是本性裡面的見性不需要，它是清淨本然，禪家有一句話「迴脫根塵，靈光獨耀」，迴是遠離的意思，它可以離開根、可以離開塵，離開根不要用眼根，離開塵不要用色相，而見性是獨立的，見性是不生不滅。但是這個分別之見它是隨著根塵而生、隨著根塵而滅，根塵生它就生、根塵滅它就滅。像這些道理，諸位總要細細去體會，一定要多多的薰習。

我們看《高僧傳》裡面，古來這些大德一聞之後就言下大悟。言下大悟，悟是什麼？悟就是證得無生忍，悟就是證得圓初住。我們為什麼沒有這個能力？實在講我們對於心性是過於生疏，無始劫來就用妄識，我們對妄識是太熟，熟透了！佛菩薩怎麼跟我們講，我們這個境界還是轉不過來，所以在言下不能大悟，六根接觸六塵境界裡面開不了悟。要走開悟的方法就是要熟，對於心性的體、相、作用要熟，把妄識要跟它遠離。這個話講起來是很容易，做起來是很難，不是個容易事情。可是我給諸位說，真正想發心了生死、超越三界，除了這個辦法之外，沒有第二個辦法。這個辦法實在是行不通，沒有法子，不得已而求其次，念佛往生，求帶業往生。帶業往生，諸位必須要記住，一定要正助雙修才靠得住，正修是念佛，助修是諸惡莫作、眾善奉行。假如我們念佛，諸惡還作、眾善不行，往生是很有問題，障礙重重。在目前，哪個人不曉得往這個方向走？可是有一個很困難，什麼叫善、什麼叫惡分不出來，這就是愚痴。

我常常勸同修們去念《了凡四訓》，《了凡四訓》要熟透，然後才能提高警覺。就是善有真的、有假的，很不容易辨別，有純的、有雜的，有半的、有滿的，《了凡四訓》裡面有十種揀別。多少人想做善事，到底什麼是善事？蓋廟是個善事，廟蓋了要起作用才叫善事，不起作用不叫善事。塑造佛像是善事，佛像也要一些人懂

得，見到佛像的時候自己能夠感動，那才是善事；如果那個佛像建好，外國人買去擺在客廳當裝飾品，就不是善事。印經布施是善事，經必須要人能看得懂才是善事；如果經印出來之後人家看不懂，印的一堆廢紙不是善事。所以諸位曉得，這個善難，太難太難！

今天第一樁善事，就是善的根本，善的根本就是續佛慧命的人。我到南部去講經，南部同修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觸，講經的人太少了。佛經沒有人講，看不懂，看不懂還倒罷了，最怕的是把裡面意思給曲解，這個毛病就太大。看不懂還算好，他不懂自以為懂，我們想想百丈大師的公案，「錯下一個字轉語，墮五百世野狐身」。說錯一個字就要背這樣大的因果，如果說把這一部經講錯了，諸位想想，果報在什麼地方？所以今天第一個善事就是培養人才。沒有人，經典印得再多，將來都是廢紙一堆，沒有人懂。韓國從前是用我們中國字、用漢字，你們去看看高麗的《大藏經》，全部都是中文寫的，而且字寫得好，楷書寫的。現在韓國文字一改，韓國人對漢字一個都不認識，只有那些研究漢學的專家，他們才能認識漢字。這個做法，給諸位說，這比殺害千千萬萬的身命罪過要重得多。殺人的身命，四十九天又投胎又來了；這叫斷眾生的慧命，這是無量無邊的罪業。

諸位要曉得，典籍是我們祖先幾千年，將他們的智慧、他們人生的體驗結晶，記錄下來遺留給我們後代子孫，這是祖先給我們最豐富的寶藏，我們受用不盡。可是你文字要不懂，這些寶藏在倉庫裡，你沒有這把文字的鑰匙，你得不到受用。由此可知，文言文就比什麼都重要。文言文要怎麼學法？要背誦。所以今天真正有心人，你們應當要背《古文觀止》，這是最起碼的，三百多篇。你能夠把一部《古文觀止》都背下來，你的古文就通達，文字的障礙就沒有了；你要再能夠將經典背上幾部，祖宗他們的智慧、人生寶貴的

體驗，也都傳授給你了；佛經能夠背上幾部，佛菩薩所證得的心性大道，也傳遞給你了。可是今天人談到求學，第一個就是怕背書，一聽到背書就掉頭而去。再給諸位說，他就是得了三百個博士頭銜，肚子裡還是空空的，還是一堆草包，學無根底。我們要想有點成就，一定要從背誦經典入門，能夠這樣修學有個三、五年，就有相當的成績表現，就有了效果，在這一生必然是受用無窮。這是談到修學，尤其在今日之下，我們一定要曉得修學重點的所在。世尊在此地一段話，我們不要看到他是提醒阿難，實在就是提醒我們自己。這段裡面明明說出見性是不生不滅，我們聽這個話要懂得它裡面的意思，真正體會到了，無始劫以來的執著才肯放下、才敢放下。我們之所以不敢、不肯，實在講，理上沒有通，見解上沒有圓。真正的講，解難，行容易；放下不難，看破很難。看破一定可以立刻就放下，一放下就入見道位，而後修道，就像《四十華嚴》裡面善財童子五十三參歷事鍊心，那叫做真修行，那叫做真精進。

今天這裡經文接著說，『阿難言，諸盲眼前唯睹黑暗，云何成見』，這就是一般凡夫常情的見解。「眼前一片漆黑，我什麼都看不見」，這個話說得有毛病，什麼都看不見，你看到一片漆黑的，那漆黑的不是你看見的嗎？你怎麼說看不見？我們日常錯覺的地方實在太多太多，不勝枚舉。桌子髒了「擦桌子」，桌子要擦什麼？擦的是桌子上的灰塵，不是擦桌子，你們想想，對不對？說擦桌子就是錯了，桌子不要擦，上面有灰塵，把灰塵擦掉。「洗衣服」，衣服何必要洗，衣服不要洗，洗的是骯髒的。所有觀念都錯了，可是我們一般人怎麼樣？都認為這是對的。「擦黑板」，黑板要你擦嗎？擦的是黑板上那個粉筆灰。如果擦黑板，黑板一擦，那個黑的就擦掉，那叫擦黑板，並沒有把那黑的擦掉。諸位細細想想，我們日常生活當中這言語錯誤的觀念不知道有多少，有幾個人覺悟到

？佛法就是叫你求真，就是叫我們要辨別哪是真、哪是妄。能夠辨別真妄這才叫不迷，不迷就是覺悟，悟了才能夠得自在，迷了就生煩惱。一切苦是從迷來的，真正的樂是從覺悟而來。我們看阿難的答覆，正是我們的見解。

下面說，『佛告阿難，諸盲無眼唯觀黑暗』，瞎的人眼根壞了，他看到眼前是一片黑暗，你要說他無見，說他不叫做見，就再舉個例子，『與有眼人處於暗室』，一個眼根好的人，把他放在一個黑暗的房間裡面，門窗關閉緊緊的，裡面也不必點燈，這個房間是黑的，有眼睛的人看到黑的境界，跟沒有眼睛的人看黑暗的境界，一樣不一樣？所以說是『二黑有別，為無有別』。下面是阿難答覆：

【如是世尊。此暗中人與彼群盲。二黑校量曾無有異。】

瞎子所見到黑暗的境界，跟一個人把他關在黑暗房子裡所見的黑暗沒有兩樣，這個話就是顯示出見性是離緣獨立的。阿難尊者一向把心與眼認作兩樁事情，所以在前面答覆，眼沒有，見也就沒有，其次就懷疑瞎子見暗不是見，這些都是錯誤的執著。從他的談話當中，看到他的見解完全是凡夫的知見，佛在此地一樁一樁給他點醒，給他剖析分明，指出他錯誤的所在，所以說實言告汝。我們看底下經文：

【阿難。若無眼人。全見前黑。忽得眼光。還於前塵見種種色。名眼見者。】

這個現在也能做得到，眼根壞了的人，也有人捐眼角膜，用手術給他治療好，他能夠恢復光明，又能夠見。這是比喻，譬如眼睛瞎了，現在有人願意送眼角膜給他，他開刀治好了，又恢復能見，這叫『眼見』。我們一看，對，眼見。再看底下一段：

【彼暗中人。全見前黑。忽獲燈光。亦於前塵見種種色。應名

燈見。】

在黑暗當中的時候，他什麼也沒見到，現在給他點一盞燈，燈一點他又能夠見到，這叫『燈見』。諸位仔細看看佛的辯論。

【若燈見者。燈能有見。自不名燈。又則燈觀。何關汝事。】

這是假設的話，果然燈能夠見，燈要是能見，它就不叫燈；燈果然能夠看，與你又有什麼相干？能見的是人，不是燈。這是以燈見，來指責阿難尊者以為眼能見的錯誤。

【是故當知。燈能顯色。如是見者。是眼非燈。】

這一句很好懂，『燈能顯色』，能夠將色相照明，能見的是眼不是燈，這是我們大家都曉得。可是更深一層的道理，我們就不曉得。

【眼能顯色。如是見性。是心非眼。】

這個道理就很少人知道，實在講這個道理在《楞嚴經》到此地已經講了好幾遍，七處徵心一開頭就是說這個道理，能見的是心。這段總結起來說，佛是用有眼獲得燈光，但借燈光來顯色，見決定是眼而不是燈。用這比例來比例到我們本身上，我們的眼它的功能也是顯色，用這個來比例無眼得了眼根，也就是借那個眼根顯色，真正能夠見的決定是心而不是眼。心在什麼地方？前面七處，諸位總還記得，七處裡找，找不到。這個道理，諸位總要很細心的去揣摩，才能夠得到一點真相的影子。我在前面講這個道理，是借用電波來做比喻，譬如現在講的電視、廣播，諸位想想，我們現在的空間有沒有？你要說沒有，你擺個電視機在那裡，一打開，相就顯了，電視機的螢幕能夠顯色，它的作用只是顯色，色相、音聲在哪裡？音聲在空中，機器搬到哪個地方，它哪裡就能夠顯，哪裡就能夠有聲音。我們的心就是如此，我們的心是盡虛空遍法界，我們的身體就像一個機器一樣，隨便你移在什麼地方，這個電波都達到，所



以心包太虛、量周沙界。

再告訴諸位，心是一不是二，所以心是通的，心所謂是通的，你所想的東西我都知道，你心裡一起心一動念我都曉得。為什麼曉得？心是一不是二。現在為什麼不知道？不知道是因為我們有分別、有執著。沒有界限的東西，你自己在裡頭劃定界限，所以不曉得。幾時你到一切都不分別，你本心裡面那個功德能力都恢復了，這叫神通、他心通，他心通是本能，不是什麼特別了不起的能力，本來就有的。知道過去、知道現在、知道未來，不但地球的事情你都知道，他方世界你也都曉得，真正是無所不知、無所不能。這個障礙是在自己，什麼時候你把這個障礙去掉，你就一切都通達。

所以能見，這個見的能力也是盡虛空遍法界，絕不會說是我們隔了一個牆，牆外面就見不到；隔一張紙，外面我們就看不見，這都叫病，把我們本性的功德能力不能夠充分的來運用它、充分的發揮。佛法就是教我們恢復本性本有的功德能力，沒有別的，所以佛法講到最後，「圓滿菩提，歸無所得」。為什麼無所得？你所得到的原是你本有的，是你本有的功德能力再恢復，不是從外面得來。我們要恢復、要認識的癥結在什麼地方？就是在一個心。佛法裡面有十個宗派，無量無邊的法門，那只是方法、手段不相同，所求證得的目標是相同的，都是為了見性，都是為了明心。世尊在這段經文裡面所顯示的，一個是根，就是根中之性，離開了，它有全性，它有作用，見性離了根、離了塵，它還起作用，它能夠見暗。眼識跟第六意識離了根，不起作用，不起作用這就是妄，是假的不是真的；能夠起作用就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佛法裡面叫我們辨別什麼是真的、什麼是妄，主要就是能夠辨別這一點，然後整個宇宙人生，哪是真的、哪是妄你就曉得，真的我們要修，妄的我們要捨離、要遠離。到這個地方這是把第一大段介紹出來，下面這是第二大段「顯見不

動」。在前面這段，如果阿難是言下開悟，那也就什麼事情都沒有了，而阿難聽了前面一段開示之後，於是又起了疑問。我們讀經文：

【阿難雖復得聞是言。與諸大眾。口已默然。心未開悟。猶冀如來慈音宣示。合掌清心佇佛悲誨。】

這就是雖然聽了前面一段開示依舊沒悟，『得聞是言』，是言就是指前面的結論，能見是心非眼。我們想想，我們能不能承當這句話？我們打開經本在講台上也說得這麼肯定，能見的是心非眼，可是自己真正有沒有悟到這個境界？悟到這個境界就好了，悟到這個境界，給諸位說，一了百了，就得大自在。我們為什麼聽了之後不能夠悟入？就是我們不肯放下眼見、耳聞，你不肯放下。這一層要是放不下，就跟阿難一樣，聽是聽清楚了，境界入不進去。『與諸大眾』，大眾就是跟阿難程度相當的這些大眾。『口已默然』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一句話說不出來，心裡面有疑問、有障礙。第一個，是一向都以為有眼才能見，無眼就不能見，可是佛教我們給瞎子試驗，曉得瞎子他也有見。這樣看起來，這個見跟有眼、沒有眼不相干，有眼有見，沒有眼還有見，這是一下子境界轉不過來的地方。第二，一向以為是有明才有見，現在說是把一個人關在黑暗當中他也有見，所以曉得，見明的時候有見，見暗的時候還是有見。

這兩層還是比較好懂，最難懂的就第三個意思，就是一向都以為見只是眼，不曉得見是心。從前面的比喻，黑暗當中眼得了燈光能夠看得見色相，所謂燈能顯色，再深究一層，眼也只是顯色，這時才稍稍體會到見是心。可是更深入一層應該要覺悟到，心性離開我們的肉眼別有自體。這就像我剛才的比喻，我們拿電視機比喻個人一樣，音聲、色相別有自體，與這個機器不相干，有這個機器不

過能顯而已，沒有這個機器不顯而已。不顯，它有沒有作用？它還是有作用、它還是存在，不生不滅，好像這電波是不生不滅。生滅的是什麼？生滅的是電視機有生有滅，傳的電波不生不滅；電視機有所在，電波沒有所在，無處而不在。給諸位說，這個意思還是淺，再深一層講，講得大家就更莫名其妙，就是電視機也不生不滅。這個意思諸位要體會到，我們現在肉身不生不滅，這是真話不是假話，這個意思就更深。實在講，這些深意《楞嚴經》後面都討論到，究竟是回什麼事情？《楞嚴》裡頭說得很清楚，也說得很好，簡單扼要，「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」，「當處出生，隨處滅盡」。明天晚上我們講《華嚴經》，講「如來現相品」，現的什麼相？就是我們現在依正莊嚴的色相，色相從哪裡現來的？從如來現的。如來是能現，色相是所現，明天晚上給諸位講講這個道理。能現的是心性，所現的是色相，心性不生不滅，現的相哪有生滅？諸位要真正入這個境界，心就清淨，就可以由無生忍而入寂滅忍，你的心就跟佛心一樣，清淨本然，起的作用就是無所不知、無所不能，這是學問真正成就之處。

此地經文裡面講的「默然」，雖然把佛的話聽懂了，可是能夠思惟想像的這個心離塵無體，比不得真心離塵有體，這個所以然的道理還是沒悟；換句話說，還是有疑惑，沒有大徹大悟。疑在什麼地方？果然如此，我們現在所求，目前我們學佛所求何事？前面說阿難所求的是常住妙明的真心。這是發現緣心不寂、不清淨、不妙、不常，所以才說『猶冀如來慈音宣示』，希望佛大慈大悲再繼續的給我們開示，把這個道理、境界給我們說清楚。『合掌清心佇佛悲誨』，這兩句是聽法的態度，「合掌」是表一心，一心是恭敬，唯有一心恭敬，請法才能夠得到受用，才能夠得到利益。「佇」是等待，等待佛進一步再詳細的說明這個道理。這段可以說是第二

大段裡面的一個序分，底下佛正式給他說明這個道理。今天這個時間還有五分鐘，下面是一個大段落的開始，我們今天就講到此地。